

上个星期,我接到表哥的电话,他说儿子订了一门亲事,特邀请亲朋好友周末晚上去“热闹热闹”。

放下电话,我开始谋划去赴宴的行程。表哥的家远在西乡一个偏僻的小村,来回近两百里,我准备开车去。妻说,为保险起见,还是坐公交车吧,你们这些性情中人,到了桌上哪能不沾酒呢?妻的话十分在理,可我却脱口而出:“宁愿一口酒不喝,我也要开车去,如果下午坐公交车去,晚宴结束后没车回城了,就得在表哥家过夜了。”“过一夜也没关系啊,反正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女儿在一旁接过话头。

听着她们的联袂“合理化建议”,我依然坚定地摇了摇头:“表哥家真不是可以过夜的地方。”闻听此言,母女俩不约而同地露出不可理解的神色,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一件发生在表哥家的尴尬往事。

那是五六年前的初秋时节,我因买房差钱,无奈之下去表哥家借钱。表哥在村里率先搞起水产养殖,是四乡八邻中“先富起来的人”。在一排排青砖瓦房中,矗立着一座小洋楼。在

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无柴之炊也同样难为。在缺电无煤的日子里,没柴烧是无法将生米做成熟饭的。我的老家兴化位于里下河腹部的“锅底洼”,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地少人多,燃料资源十分匮乏,烧水做饭全靠柴禾。在兴化,这柴禾指的是蘘草、麦秆草、茅草,稍微“硬挣”些的是菜籽秆子、玉米秆子、黄豆秆子和棉花秆子等。麦秆草当然是舍不得当柴禾烧的,那是家家户门盖房子用得着的“建材”。总之,只要能烧的都被当成了柴禾,就连牛屎饼也成了上好的燃料。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草也不茂盛。我家兄弟姐妹多,用泥巴搅拌秧谷做成的泥砖灶台上有一口铁锅,一口锅做饭,一口锅炒菜,一口锅煮猪食。一天三顿饭加上煮猪食,一年365天得烧多少柴禾呀!生产队里分的那点柴禾根本就不够烧,于是,到野外拾柴禾成了我少年时期上学之外的主要任务。

记忆里我曾到田里拔过麦秆桩子,拿竹笆挑过稻草叶子,起早摸黑的筐去荒野,捡过牛粪做成牛屎饼当柴禾。常常到下阡圩子的荒田里去割茅

眷恋

张永祚

到南京工作后,最早的落脚点是南湖小区。虽然只有40平米,但能分到一个成套型的房子,真是欣喜若狂!每天上下班路远,带着女儿骑车一个多小时,但回到家中感觉比较惬意,我有我家,我爱我家。

我们住的四楼,窗子正对草坪,挤到窗口,看看草坪上那些玩耍热闹的孩子,也是风景!后来搬了几次家,条件不断改善,但我一直难以忘怀心中的南湖。多年以后,我们全家一起回南湖看“老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不用背诗,我们到那儿,就真切地感同身受!那个居所已经几异其主,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主人是谁?但一踏上那熟悉的阶梯,一层,二层,三层,就好像进入了熟悉的岁月,早出晚归的匆匆忙忙的景象,又立即回到了眼前。

尽管四楼住家没人应答,门也是锁着的,却锁不住我们穿透的追忆!无论这里是如何的狭小逼仄,我们却始终对它充满深情,满怀感激,因为在人生起步阶段,它助我们一居之力,给全家带了许多惊喜,这些伴随着曾经的油盐酱醋茶,已经蹒跚为栩栩如生的一页融入骨髓。

我和女儿都毕业于南师大。在她考上大学那年,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父校》,就是说女儿考上了父亲的同一所大学。不同的是我就读的时候,还在随园校区,她上学的时候已经移到仙林校区了。因校园地点不同,把我们年代感也区分得清清楚楚。女儿的同学聚会,总是去仙林校区,回来跟我讲起来热情沸腾。我说你们应该去随园校区,那儿才有历史的厚重。她不以为然,说那里是你们的岁月,不是我们的时光。对我们来说,仙林校区是曾经的朝夕相处,也是今后最长情的告白!

单位离随园校区很近,有时中午我到校园里走走,看古色古香的建筑,走在绿树成荫的校道上,一下子就会把人的心情过滤得非常纯净,什么烦恼到这儿都会灰飞烟灭。但女儿告诉我,他们重拾当年记忆的方式,就是全班同学都把仙林校区重新走了一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女儿在读大学的期间,还有过一段到香港教育学院做了交换生的经历。她领着我从头到尾把校园参观了一遍。校园建在半山腰,依山傍水,红墙绿瓦掩映在一片葱郁之间,教学设施先进,宿舍管理严格,不仅有公共的阅读场所,还有许多个性化的学习空间。这些点滴的细节,在女儿的散文集《走过港岛的回忆》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文字描写,其中有一篇《父亲的背影》,就是写那天傍晚父女告别时的情景。当年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也是满满的感怀和感悟,女儿的笔触就捷足先登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经常聊到那个别有意义的傍晚,也特别关注这个学校的发展。

对学校充满感情,缘于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当年我培训过许多干部职工,有的人年龄比我大,在课堂上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下了课,他们是哥哥姐姐,我就是小弟弟。彼此没界限,喜笑怒骂,不亦乐乎!当年离开他们的时候,有的还没有毕业,大家都觉得离别时难,因为时兴拍照留念,就争先恐后地用照片记录下我们的友情。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照片在构图、色彩上清晰程度上,都显得非常稚嫩,但毕竟是一份纪念,非常珍贵,看起来也津津有味。

人们对有些地方充满感情,实际上是对这里的人和事充满感情,或许是亲人,或许是恋人,或许是朋友,或许同事,林林总总,生动绚烂,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经历过的感觉。一段段人生,一道道印记,一幅幅画面,不管是青春、梦想、爱情、友谊、亲情、温暖、甜蜜、欢笑、痛苦、忧伤、成功、失败,给予我们的回报一定是记忆深刻,难忘不舍。人生每一个路过的结点都有满贮心灵的粘连,让我们想念、思念、怀念、眷恋,这种感觉与时俱进,如酒日浓,不时回望,情不自禁,有时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触发点,都会让你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水往高处流

孙成栋

夕阳的映照下,表哥的“府第”格外醒目,成为乡间一道令人艳羨的风景。

表哥夫妻俩十分客气,不仅爽快地满足了我的“经济需求”,还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酒足饭饱后,已是夜色阑珊,表哥说,今晚就不回城了,你冲一把澡消消疲乏,美美地睡上一觉。拧开淋浴喷头,“喇”的一声,一股热乎乎的水流洒遍全身,格外舒坦。我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沉浸在沐浴的美好里。可就在这时,淋浴喷头突然罢工,我陷入一片狼狽之中,满身的肥皂沫该如何清洗?

表哥得知我的“窘况”后,连连表示歉意,无奈地告诉我,村里用的自来水都是镇里的水厂提供的,平房住户用起来刚刚好,可有时水压低,楼房住户家的水就上不去了!“想不到今天被你碰上了。”表哥端来一只搪瓷盆,将热水瓶里的水倒进去,我这才勉强将身子擦干。

拾柴禾轶事

薛宏金

草,锋利的茅草将手指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柴禾上沾满了汗水和血水。圩堤上、田埂上、坟莹上的盐巴草的草皮都被铲光了,我们就到村外拾柴禾。

有一年深秋,与四个小伙伴撑一条水泥船到离村十几里路远的周北庄附近拾柴禾,遇上雷雨雨来不及躲避,饥肠辘辘的我们淋得像一群落汤鸡。严冬,大地沉睡,万物凋敝,冰天雪地没柴烧的日子更难捱。灶台里有时候烧的是湿柴,满屋浓烟滚滚呛得人眼泪涟涟。实在没得引火柴了,我就跑到生产队场头上的蘘草垛上揪上一把。看场的宏宜哥会眯只眼闭只眼地喊一声:“哎哟,那是给牛吃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头一件事情就是柴。可见柴禾、柴禾垛与粮食、粮食囤一样,是农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时候,几乎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会有一两个柴禾垛。“是穷还是阔,先看柴火垛”,柴禾的多少和柴禾垛的大小往往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与否的重要标志。“是勤还是懒,看看柴火垛准走不了眼”。那时嫁闺女,女方第一次登门到男方家相亲,除了“相”房屋和粮食,还要“相一相”男方家的柴禾垛大不大呢!

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现在的农村很难见到土坯茅草房了,窗明几净的瓦房取代了它们,不少农户住上了独门独院的两至三层楼的小别墅,用麦秆草盖房子早已成为了历史。用柴禾做饭的是越来越少了,不少人家用上了煤气灶,有的农户还用上了清洁卫生的燃气灶,一根小小的管子点燃了幸福的火焰;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道已铺设到水乡,不用了多久,天然气将代替液化气走进千家万户;带电的厨房也走进了乡亲们的厨房,电饭锅、电水壶、电磁炉、微波炉……取代了土灶、烟囱、烟熏火燎,留下了省时、便捷、节能环保。曾经备受人们青睐的柴禾,如今反倒成了负担。每到收获时节,就会出现将农作物秸秆付之一

晚宴结束,表哥极力建议我们翌日再回城,并安排好了住宿之处。洗澡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担心“历史重演”。可一直洗到结束,也没有发生停水事件。问了一下妻和女儿,她们也说一切正常。

“这次的澡洗得真爽!”我对表哥竖起大拇指,告诉他水质似乎也比上次好了。表哥的脸上写满自豪,“那是当然的喽,乡亲们都用上了城里的自来水!”原来,现在小村的自来水管网与城里连为一体了,村里还建了供水加压设施,不管多高的楼,水都能轻松地地上去,“擦肥皂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沐浴过后,伫立于阳台上,极目远眺,小村的繁华与清朗的夜色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沁人心脾的画卷;沉浸于这淳朴而又现代的乡村小景里,我仿佛能听见花开的声音;耳畔不时溪流过轻柔的“沙沙”声,宛若那溪的春溪在流淌。表哥告诉我,那是太阳能热水器在上水,水正在向着高处欢快地攀登呢。

其实何止是水,只要有一颗追求幸福的心,一切都在蓬勃向上。

炬的现象。由秸秆焚烧而引发的环境污染、火灾、阴霾天气等,让人们怨声载道。如今的“三夏”、“三秋”大忙,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及抛入水体,推广秸秆全量还田,鼓励用秸秆养畜、秸秆气化、秸秆编织,探寻既保护环境又使农民获益的秸秆综合利用之路,则成了乡村干部的第一要事。

灶中沧桑几十年,梦里依稀拾草事。当我漫步在家乡的土壤上,只见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正旺,田边、地角、田塍、田坎处处是绿草茵茵、草木繁茂。与昔日的小伙伴如今的花甲老人聊起拾草的往事,想起那生火起灶后满脸的黑灰,想起柴禾在灶膛熊熊燃烧散发出的炽烈光芒,似乎又闻到了袅袅炊烟里锅巴粥的香味。谈起家庭燃料的变迁,听着乡亲们淳朴憨厚的话语,感叹如今的好日子,我会心地笑了。



联系人:陆夏彩君
邮箱:1441554306@qq.com



谁从雨中来

马旭萍

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说这话这天定之事,也悉不得为真,只是这骨子对于雨、对于水,有着不散的羁绊,以婴儿抱于羊水之中作解释,怕亦不能诠释,否则怎会生出那些怩怩之态,毫无一点赤子状。临笔这么一想,或许是有值得考究的地方。

约莫十三四岁的年纪,一家人去阿姨那做客,我独自骑着车后行,当时下着浙沥小雨,密而不大,方言里有“细雨蒙蒙,

如丝缠花”的说法。到了那村口,是一道窄窄的下坡,人从这口下去,却望不见迎头藏在拐角的车辆,辨识全靠着一双耳朵。少年心态,极尽享受下坡飞驰而下的刺激感,无所用处的两眼只好旁及两道人家。那人家,庭院大门敞开也是怪事,院墙几盆花草不知道也不记得是何种了,那姑娘正离开了大门口,生长在雨下。面容脑海没有了印象,一想却是变幻出万般姿色,没有媚人的风情,却真的好似一株小

春暖工地

方成龙

慧,施工中需要我们业主单位解决的、帮助的,我们一定尽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经济发展添彩助力”。

短暂的访问,清茶一杯,话语切切,情怀洋洋,我听得血管里热流涌动,听得心潮澎湃,也久久在心怀回荡。返回路上,项目经理说:“有这样好作风的业主,项目劲满满,工程一定能创优,工期一定能保证。”“好、好”我应答着,眼睛看向远方的无想山,对他说又相似自语道:“你们赶上了好春天,无想山下有想法,科学管理建造大楼,超越了古人,一定能创造成果,优质兑现合约,雁去留名。”

别了溧水工地,我又行至位于江北的化工园区工地。这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近三十亿元,是少有的大体量工程,虽然还未大面积开工,但映入眼帘的却是大战前的紧张与难得的静宁。二十多名员工神采飞扬,胸前挂着岗位牌,凸显着状

双马石

邹晓慧

故乡就像布了迷魂阵
那些花像眼睛
那些草像耳朵
那些气息像灵魂
我对双马石言听计从

那个只有五百亩大小的双马石是我心中最大的世界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个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山村

门前的老树像个守魂的人依依不舍的落叶像诗眼纯净,踏实,木讷的有些迟缓牵动了家人的泪水像清溪的流水一样冲刷我

我魂不守舍的故乡就像那条童年走过的山路像一条把光阴当滑道的蛇钻进我的内心

那些木像小名
那些树像老年
那些山水像故事
多少经历世事的人已长满白发
多少穷途末路的在此悔恨

唯有故乡像爱
像母亲永远不变……

想起父亲

赵淑荣

此刻,我并不能真正的,完全体会一个向上的灵魂,它曾经是怎样的,用一只失去三根指头的单掌,在一块养分和水,都严重缺失的山梁上,烙出一家六口饱满的饼

深夜醒来,心空不寂。我想起我的父亲,一个把责任像黑发一样顶在头上,咬着牙为家节省粮食的人。苍山入冬,待春风吹暖。而我,却是秋天大地上,一颗飞在黄河之外,蒲公英养育成熟的种子。

游东坡公园有感

龚璇

舟泊无觅。谁,抱病夜游
鸡黍之约,也成诡异的秘密
一卷灵魂的碑帖
让命运交错。所有不如意
偷月净身。我,更无以诉言

凉亭外,竹影婆娑。时间的石径青苔渐密。幽静,更多娇情但,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东坡渡,空寂无人。烟雨,丝丝缕缕暗合苦楚的怀念。唯我发现东坡面壁打写的墨迹流泻酸涩的心事。孤影,墙上不眠眼角捂着泪痕,无法逃避一一独装回而不去分养此邦之多君子。无奈谁知我心?

一只白鹭,孤独飞过屋檐
卵石小径上,湿漉漉的契纸字迹不清,画押模糊
我也想不到,约定的地方在广济桥,或者是洗砚池

根雕(外一首)

周永文

一段桑根雕成的蟋蟀
在秋夜叫醒了丝绸的光芒
它来自外婆迁移的墓地
光华褪尽,躲过老家的炊烟
一次次向我的刻刀倾诉
它的苍桑岁月,当我年少
只记得柔莖的紫甜
一次次把饥饿赶进森林
把外婆当成了上山的蚕……

年轮和沟壑
在重峦叠嶂的意念里
难舍难分,我的刀工
尽管娴熟,但笔尖无法
让消逝的青春
以根的方式叫醒
外婆密不透风的睡眠
叫醒外婆耗尽魂魄的沧桑……

人生最后的惊喜

人生最后的惊喜
是用文字埋藏自己
留一行怀念的诗句
陪伴墓碑永久地站立

选择鲜花敲响春天的门铃
选择松柏做沉默的邻居
让灵魂永远保持开花的姿态
让我曾经感动天地的抒情
隔着一层黄土呼吸

看透了岁月沉沉的风云
明白了清明滂沱的泪雨
我就知道自己活着的每一天
都必须让灵感里的文字
发光发热,干干净净……

草在吮吸着雨露,青春洋溢。时至今日,我已经痴活了二十多年,想起她来,竟是丝毫未变的稚嫩恬静。

初见戴望舒《雨巷》,仿佛整个人都被那一场雨所淋湿了。初中那会,老师带着我去老街写生,沿街的人情小铺,谈论吆喝不绝,飞起的檐角下,是水雕的三国事迹,好像浸润着多年雨水的味道。那一刻,仿佛时空变换,老街也变了模样。人流不息,隐约在这重重密雨之中。“檐水穿墙,再细的痒经年也刻成伤”。

谁从雨中来,原来不是我。我只是一个等雨的人,也可能是一场冷雨淋答等人的雨。若干年后,君子相期,凭雨相认,亦可怍矣。

祝贺,再接再厉!一边脑海里回放着不久前去那里的情景:偌大的工地彩旗飘扬,机声隆隆,一群年轻人正以“微创”为突破口,以在春天里而奋斗为幸福,追求管理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工地一天一变革,进度质量受赞扬,享誉一方,一座现代化的车辆段正在吱吱的平地拔起……

此时,项目经理小袁和书记老季引着员工围观在一起。老袁清了清嗓子,高声说:“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我国的宏伟蓝图。今年全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又为我们央企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现在江苏大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万众同心向着习总书记提出的强、富、美、高目标迈进,恰如这春天般充满着希望,飘荡的温暖,我们来此建设工程,有荣誉、有责任、有幸福,一定要把工程做优干好,造福一方人民,不负央企的使命与担当。”我听得眼眶湿润,热血沸腾,就接着小袁的话,声音情不自禁提高了八度,说:“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齐刷刷铿锵有力的回声震动大地,传递四方,随后,掌声和欢笑声融入在春天里。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